

## 第一章

亚瑟

事情从未恶化到这种地步。仇恨像一面鼓，在我心里不断地敲打；也像一段连绵不绝的旋律，在我脑海中盘旋不去。

如今，仇恨蚕食着我。

全是那个人的错。

利维·伍德福德。

七号。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塔莉娅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也是曾与我几度分分合合的前女友，她摇了摇头，“你这么做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你就不能休战吗？”

“休战？你认真的吗？”我努力保持声音平静，再次给她解释眼下的情况——这起码是第十五次了，“你明明知道海纳姆学院与阿尔斯通高中在足球场上是永远的宿敌。那个傻逼七号现在当上了阿尔斯通的足球队长。他正在用尽一切手段恐吓我。而我作为海纳姆队的队长有责任阻止他。”

“当众跟他打一架也阻止不了他啊？”塔莉娅气呼呼道。“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不认识你了。你最近太执着于他了——你俩杠上绝对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执着？不。这件事关乎自尊。我得让他明白，他不可能为所欲为还不受任何惩罚，”我故意没理会她的嘟囔，“就好像

你能强到哪儿去似的。”我继续说。“如果我能在赛场上、赛场下都打败他，他就会失去拥趸。”想到这，我不由咧嘴一笑。“无论如何，因为他上周做的那些事，他就活该被狠狠教训一顿。闯入我们学校体育馆，乱打乱砸、胡作非为，这种行为太越界了。”

“我完全同意这点，”塔莉娅噘起嘴，“但我真的不喜欢你跟他打架。这也太.....粗鲁了。”

“粗鲁，你是这么觉得的吗？好吧。”

她端详着我，一边歪头，一边撩了撩自己的蜜金色短发，拨开了挡在眼前的刘海。她以为憋住了偷笑，还夸张地叹了一口气。“这种时刻总是让我想起为什么咱俩没成。我们实在是太.....”

见她冥思苦想着措辞，我建议道：“性格不合？”不过，她说得没错。比起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分开的时间更久，我们在一起与其说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倒不如说是图方便——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但老实说，塔莉娅人实在太好了，既聪慧又善解人意，相较于我所能给予她的，她值得一个更好的人，值得得到更多。

“性格不合。没错。作为朋友我们能相处得更好，不是吗？”最后，她弯起嘴角朝我笑了笑。

我一边伸了个懒腰，一边回以一笑，朝面前踢了踢腿。“我们作为朋友时矛盾比较少，这点可以确定。”

她哼笑了一声，说道：“确实。我们从来不适合彼此。你需要的是一个像你一样疯狂的人，那个人得能应付你独特的‘亚瑟范儿’。”

“‘亚瑟范儿’，”我挑起一边眉毛，“希望你不是在阴阳怪气。”

她笑意不变，从我的床上爬下来，走过来站在我的办公椅旁，随后她俯下身，亲吻了下我的头顶。“不是阴阳怪气。你知道我爱你。”她叹着气道。“我只是希望你能听听我说的话，虽然我知道你永远都不会听的。你在这件事上太固执了。”

她直起身，将头发撩到耳后，满怀担忧地瞥了我一眼，随即朝我的卧室门走去。“不用送了。你比赛的时候，我会到场给你加油的，好吗？我是站在你这一边的，亚瑟。永远都会。但你别任由自己陷入这场对抗之中，这会让你忽略了身边的事。”

“谢谢你，塔，我不会的。”我在睁着眼睛说瞎话，而塔莉娅也清楚这一点。利维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负责，而我正是要让他付出代价的那个人。

别太执着了，她做口型道，我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她已经飞快走出房门了。

\* \* \*

塔莉娅说得不对。我才没有执着于那个混蛋。即使我在晚上十点钟开车去阿尔斯通高中，我也如此告诉自己。我妈已经上床睡觉了——倒不是说她会关心我是否在家。自打我十八岁以后，她就告诉我，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仿佛在那之前我并不是这么做的似的。我六岁后就再也没见过我那个游手好闲的爹，因此除了我那些八卦的朋友之外，没人需要我的回应。

但现在，这是我的秘密。我只是在搜集情报。才没有在执着什么。

二者是有区别的。

三十分钟的车程转瞬即逝，我把车停在帕顿公园外路边的停车位上。帕顿公园占地两百英亩note，主要是绿地和体育设施，里面有一个由各种坡道和管道组成的滑板场，后边是一堵喷满了彩色涂鸦的长墙。

我的目的地就是这个滑板场。

我拉下兜帽遮住脸，朝那个下沉的大型碗状滑板场里的人群慢跑过去。这里通常挤满了来玩滑板的人——除了像今晚这样。周日晚上。战斗之夜。

“战斗之夜”和足球比赛，是阿尔斯通高中与海纳姆学院之间绝无仅有的公平竞争环境。其余时候他们总表现得自视甚高，比别人高出一筹。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这些被宠坏的小孩习惯了钱能买到一切。想要在阿尔斯通高中上学必须交学费，天杀的，那里一年的学费比我妈在超市仓库里全职工作一年的工资还要多。但在我看来，教育是一项权利，而非一种特权。

去年的情况还没这么糟糕。当时阿尔斯通高中校足球队的正队长是卡特·布莱克索恩，他为人还不赖。卡特打球时注重公平竞争，打架时也很讲规矩。他和他最好的哥们儿基安在“碗”里打赢的架，比其他所有人都多。他对于我们在足球场之外的竞争并不感兴趣，我觉得这一点很好。

但今年，一切都不同以往了。

卡特毕业去上大学了，新的队长接替了他的位置。

利维森·伍德福德，几乎所有人都叫他利维。

我叫他“七号”，这是他的球衣号码。

是那个混蛋先挑起的。我们第一次在季前“友谊”赛中交锋时，他叫我“十号”，语气讥讽，听着是一种侮辱。啊，操他大爷的。我很骄傲自己是十号。

一切都因为我在赛前仪式上拒绝和他握手，而我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他当时看我的那个眼神——傲慢而轻蔑，就仿佛他觉得我是个屌丝，方方面面都比不上他，我甚至不配跟他呼吸同一片空气。也是，被一对会给孩子起名叫“利维森”的父母养育长大，他能长成什么好人吗。

在这之后，情况便开始急转直下。整场比赛之中，我俩都紧紧盯住对方。直到第八十三分钟，我最好的朋友兼队友丹尼被人铲了球，他顺势摔倒，并故意夸大了自己的伤势。裁判向阿尔斯通队的球员出示了红牌，判给我们一个点球，这对我们很有利。

随即利维开始一心复仇。换做现在，我会举手认错，并承认当时的幸灾乐祸完全没有缓和局势。但当时，我们都因为故意犯规而各得了一张黄牌。终场哨声吹响，比赛结束，海纳姆学院以1:0的得分赢得了比赛。那会儿我们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如果比赛继续下去，我俩绝对都会被红牌罚下。

那场比赛之后，情况越发糟糕，从在社交媒体上相互嘲讽，升级到上周阿尔斯通的队员们故意破坏我们学校的公共财产。这可谓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此，我制定了计划，而现在是时候付诸行动了。

我穿过“碗”周围的人群，一直低着头，免得被别人认出。我选择的时机很完美。我双手插兜站在两个女孩身后，她们坐在“碗”的边缘。我低头一望，利维正在坑里头绕着另一个人转。

他平时一丝不苟的淡褐色头发此时凌乱不堪，遮住了眼睛。

没有了平时熨烫平整的衣服，他打着赤膊只穿了一条低腰牛仔裤，堪堪挂在胯骨上。

我用牙齿咬住嘴唇，审视着他，从他身上寻找我可以利用的弱点。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要对他有.....如此清晰的认知。他穿着衣服时，清瘦得极具欺骗性，但现在我站在上面向下看，能清楚看到他鼓胀坚硬的肌肉，身体绷成一张弓，在等待突袭的最佳时机。他的躯体由硬朗的线条与棱角组成，银色的眸中满是冷酷之色。要不是他那尾端泛着金色的浓密长睫、柔软而丰盈的嘴唇，他会——

你他妈的等等！我在心里猛地摇头。利维的脸蛋并不重要——除了我想用一些瘀青来破坏它之外。而我希望我能尽早得到这样的机会，越早越好。

战斗开始之后，我聚精会神，研究起利维的常用招式，找他身上的漏洞，帮助我跟他打时能够占上风。哨声吹响，裁判举起利维的手，宣布他获得胜利。看他一副傲慢自得、洋洋得意的模样，我却没顾上生气——因为我的大脑正忙着记住他的每一个动作套路。他偏爱使用自己身体的左侧，每次出右勾拳击打对手之前总会先把拳头向右倾斜。我也许可以从这获得优势，而且我也需要这个优势。我的确能靠自己的实力，但话虽如此，那家伙实力也不弱——不只是不弱。

我需要在“碗”里跟他打一场。而我是绝不会让他赢的。

我离开人群，开始今晚任务的第二步，沉下心来静静等待。

“打得不错。”

利维如同往常一样朝我抛来轻蔑的目光，似乎对我的出现并不感到惊讶。“你跟着我，十号？我想我应该受宠若惊，但.....居然是你。我告诉你，你离我车远点，别弄脏了它。”

我站在原地没动，靠在他的车上——一辆橙黑相间的迈凯伦

540C——典型的富家公子才会开的车。我双手环在胸前，说：“不不。我不想动。”

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中光芒闪烁，冷笑了一声，于是我也笑了起来。故意激怒我最讨厌的人，这滋味让我相当满意。

“你想干嘛？”看出我并没有就此走开的打算，他终于语气生硬地问道。

“你老爸知道他的宝贝儿子喜欢在‘碗’里打架吗？”

我能听到他磨牙的声音，身体两侧的双手紧紧握了起来，说道：“你现在可以滚了。”

“我为什么要滚？”我站直了身子，不再靠着他的车。可惜我只比他稍微高一点，不过，高一点也是高。“你不想跟我说话吗？”

“是什么让你觉得我有话想跟你说？”他上前几步逼近我，胸膛与我的紧贴。倏地，他精壮的身躯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毫无征兆。

我突然有一丝慌乱，咬牙切齿地道：“你，我，打一架！”

“海纳姆学院的老师没有教你怎么说一句完整的话吗？”

“你他妈给我闭嘴，七号。”我推搡了他一把，他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慌忙之下手臂乱舞，修长的手指抓住了我的肱二头肌，指尖深陷了进去。他立马如同被火灼烧了一般松开我，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咆哮。

我恢复镇静，重新靠回他的车上。“大吼大叫对于一个公子哥来说有点不太优雅吧。”

对此，利维的回答是朝我露出了一口白牙。“总好过你这个

话都说不完整的。”

“还会骂人呢。也许是我把你带坏的呢。”我饶有兴趣地望着他，他眼神一黯，瞪着我，仿佛想用目光将我灰飞烟灭，连耳尖都变得通红，“你最好别再这么瞪着我了，小心爆血管。”

他一拳迎面挥来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防守准备，但还是被那一拳的冲击力撞到了他的车上。但是我依然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笑了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已经成功戳到了他的痛处，让他失去了冷静。

“你就是个海纳姆的渣渣，只会欺软怕硬，满脑子都是水，球队也没赢过。你的世界又小又可悲，以至于你只能过来挑衅我，让你可悲的生活变得好过一点。”他眼中的轻蔑令我浑身僵滞。“告诉我，十号。这让你感觉好一点了吗？来到这里，然后——”

“闭嘴！傻逼！”我狠狠推了他一把，意识到自己八成失控了。但是不知怎么地，他彻底惹毛了我，我已经和他一样愤怒了。“你他妈自作自受。如果一开始你不这么混蛋，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他声音中的震惊清晰可辨。他的反应没让我失望。他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没错。就是你！我提议咱们得彻彻底底解决这件事，就在‘碗’里。挑一个好日子。”

一阵沉默笼罩下来。

“我不会跟你打架的，”他语气中的愤怒消失无踪，像是重新戴上了面具，毫无表情道，“现在，离我的车远一点。我已经受够了让它整晚上待在这种贫民窟了。”

“怎么了？怕得不敢跟我打？”

“怕。我怕死了。”让我没有料到的是他直接把我推到一边，随即钻进他的车里，锁上了车门。

他启动发动机，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我赶忙跳到一旁，然后眼睁睁看他驾车离开，徒留我在原地吃灰。我别无他法，唯有竖起两根中指，耳边回响着引擎的轰鸣声以及轮胎刺耳的声音。

约合1214亩。

## 第二章

### 亚瑟

“你看到这个了吗？”丹尼一边说一边将手机伸到我鼻子底下，他是我的足球队队友，也是除了塔莉娅之外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拨开挡在眼前的黑发，对着屏幕皱起了眉头。

“报纸也太他妈青睐他们了吧？”我一边研究着手机屏幕上本地报纸网站刊登的图片及配文，一边不由地发出了一阵苦笑。新闻图片上，阿尔斯通高中足球队的队员们在草坪修剪整齐的足球场上勾肩搭背摆好姿势，所有人自鸣得意地咧嘴笑着，背景是他们学校浅棕色的石头建筑。那位队长站在前排正中央，是唯一一个没有笑的人，双目紧盯着镜头，眼神如临大敌。

他正在隔着屏幕嘲笑我。该死的利维。想在“碗”里打赢他的迫切心情化作了一股磨人的瘙痒，在皮肤之下不停流窜，令我无法摆脱。为什么他不跟我打？昨晚他在自己车旁一拳击中我腹部时，可并没有丝毫顾忌。幸好他站得近，那一拳使不上太大力道。等到我们对战的时候，我需要有人在场见证。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击败了阿尔斯通高中之王。

“报纸也许对他们青睐有加，但那有个屁用，我们可以打赢他们，”丹尼斜睨了我一眼，眼神狡黠，“—前提是你能控制住自己，不要再执着于他们那位队长了。打赢他们还是得靠团队合作。”

我向他投去一个警告的目光，他则朝我坏笑了一下。我推了推他的手臂，穿过校门，走进海纳姆学院。这时，一辆汽车从我们身旁经过，驶进校园右侧的小停车场里，随后是一群骑着电单车的人。我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会儿，我有些沮丧，因为我只能步行来上学。我是有一辆本田思域Type R，但那是我所拥有的唯一值点钱的东西，如果我把它停在学校里，鬼知道会发生什么。说不定一天时间它就面目全非了。

我们走进教学楼，学生们正排着长队等待安检，我们也加入到队伍中。队伍前面一个我们班的男生被没收了一副指虎。太外行了。如果想带武器进学校，不能把武器带在身上然后就大摇大摆地从前门走，应该走通往科技楼的侧门，那里从来没人检查。

那个沙色头发的高大保安用手持安检仪扫过我全身，看上去很是心不在焉，也许是厌倦了这份机械性的工作。“好了吗，哥们儿？”我咧嘴笑着朝他敬了个礼，他回以一个白眼。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抓狂的。

“你不能没收这个—这是我爷爷的开信刀！是我家的传家宝！”丹尼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身，想看看发生了什么。只见保安拿着一把锃亮的小刀，刃很薄，寒光四射。

“这个，”他用两只手指夹着那把刀，摇了摇头，“这可不是开信刀，琼斯先生，也不是你家的传家宝。你快进去吧，否则我就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保安队长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距离禁赛只差三分了。我可不希望你错过这周六的比赛。”

周六那场比赛要跟阿尔斯通高中打。这也是保安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有些事情关乎自豪感，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能让整个海纳姆学院团结一致，那就是：所有人都渴望能在球场上教阿尔斯通做人。

丹尼追赶上来，说道：“真不敢相信，他竟然没收了我的刀。”

“你个白痴，”我一边说他，一边一起朝储物柜走去，“为什么你不走侧门？”

他耸了耸肩说：“不知道。忘了。”

塔莉娅大步朝我们走来，我们立马结束了这个话题。“准备好去上生理课了吗？”

“我准备好要学你的生理了。”丹尼目光暧昧地看着她，她则用手肘捅了捅他的腹部。

“你的梗越来越烂了。”塔莉娅打开自己的储物柜，从里面拿出一本很沉的教科书。“帮我拿着。”

丹尼默默从她手里接过那本书，我见状，挑起一边眉毛。他捕捉到我的神情，于是朝我眨了眨眼。“我只是在说甜言蜜语。”他转向塔莉娅，将他自己的包背到一边肩膀上，把她的书夹在胳膊底下。“塔，你今晚有空吗？”

“我忙着呢。”

“你总是这么说。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不再拒绝我。”

我朝他们摇了摇头，从储物柜里拿起了自己的书，随即我们一起去科学实验室上体育科学课——现在正在学生理。自从我告诉丹尼我跟塔莉娅复合的几率为零后，他便像是得了某种许可：他可以约塔莉娅出去了。但迄今为止，塔莉娅每次都拒绝了他。不过，对于这样你追我逃的小游戏，他俩似乎都享受其中，而我作为旁观者也看得很开心。我已经对塔莉娅没有其他想法了，但我对她仍然有一种保护欲。从我的立场来说，如果她跟我最好的哥们儿在一起，简直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结果。总比阿尔斯通高中那帮公子哥好多了。我曾经见过那些人看塔莉娅的眼神。他们很多人似乎都觉得海纳姆学院的女孩都很轻浮，只要他们肯施舍一丝丝关注，她们就愿意向阔少们张开双腿似的。

好吧，我猜有一部分女生确实是这样的。但不包括塔莉娅。

利维最好不要打她的主意。

“我敢打赌，我能猜到你现在在想什么。”

“哈？”我猛地抬头，这才意识到我走神了。我们已经坐在教室里了，丹尼正冲我坏笑，淡蓝色的眸子里闪烁着几分心照不宣。

“你脸上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表情，就好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他做了个鬼脸——真希望我做鬼脸时没有这么丑，“任何时候想起利维那个混蛋，你脸上都是这副表情。”

“没错，”我承认得很干脆，“我有告诉你他拒绝在‘碗’里跟我打一场吗？”

“什么？”他皱起眉头，用手揉了揉自己剪得很短的浅棕色头发。“他也许是怕了。不想在所有人面前丢脸。”

“在说什么呢？”塔莉娅趴在实验桌上。

“利维不跟亚瑟打。他就是个懦夫。”

我把两只胳膊肘支在实验桌上，手指敲着划得乱七八糟的桌面，忍俊不禁地道：“懦夫？你最近又在看什么中世纪电影吗，丹？”

“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塔莉娅提醒我，“他——”

“安静！”艾伦老师低沉洪亮的嗓音在教室前面响起，我们立时噤若寒蝉，但丹尼瞥了我一眼，意思是这个话题还远远没有结束。

\* \* \*

课后足球训练结束后，我赶在队友们冲去洗澡、换衣服之前，在体育馆门外把他们召集起来。“刚才那场比赛表现不错。如果星期六我们能打得像今天这么好，就能轻而易举地把阿尔斯通打得落花流水。”所有人都满怀期待地盯着我，我补充道：“而关于他们对我们的体育馆造的孽，我们很快就能报复回去。”

对此大家反应热烈。每个人都想复仇，而这场战役马上就开始了。利维和他的朋友们一副高高在上的德行，现在，我们要证明他们错了。

他们甚至没有发现复仇即将到来。

我走进体育馆，环顾四周，一想起阿尔斯通高中的那些人

这里的大肆破坏，胸腔中的愤怒就愈演愈烈。他们损毁了我们的更衣室——储物柜以及健身器材，而最糟糕的莫过于他们找到了我们的第二套队服，还往上面泼油。这样的奇耻大辱无法被忘却。同时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来更换那些被毁坏的东西。

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罪证。只除了一件事：一个数字“7”，用黑色油漆喷在了我的储物柜上——我的储物柜就在更衣室正中央，上面用粉笔写着我的名字和球衣号码。

是的，这是他们那位队长给我留下的信息，震耳欲聋、无比清晰。

报复的滋味将会无比甜美。

“我都不敢相信，他们这么输不起，竟然破坏我们的体育馆。”我们队守门员奥马尔一边说着，一边用指关节敲着他敞开的储物柜门，试图把那个凹痕敲平，但失败了。

丹尼正坐在长凳上解靴子的鞋带，抬起头来道：“我相信。一群鼠雀之辈。”

奥马尔“砰”地摔上了储物柜的门。“那群该死的傻逼，他们会遭报应的。”

“他们当然会遭报应，”我向他保证道，“首先，我们必须得打完并且打赢那场比赛。比赛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计划了。”

储物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得走了，打工要迟到了。”我飞快扯下身上被汗湿透了的足球装备，跑到淋浴间，硬着头皮任由冰冷的水流冲刷皮肤。水总要等很久才会变热，但我没时间等了。我可承受不起失去工作的代价。

这份工作本身并不值得炫耀——在我家附近的便利店整理货架，每周干三个晚上，只能领法定的最低工资，但这份微薄的薪水足以养我的车，并为将来攒下一小笔钱。虽然我还没想好将来打算做什么，但我反正不想再继续待在海纳姆镇了。这个地方以前是一座海滨度假胜地，但现在大家都出国度假了，因此这里逐渐变成了今天这种一潭死水的样子，毫无生机。其实要不是有钱人一直住在阿尔斯通镇消费，那里也早就落得同样的下场了。

一回到家，我便把背包随手一扔，抓起一件深蓝色Polo衫——我的工服——急匆匆地套上，再搭配上一条牛仔裤、一件连帽卫衣。我探进起居室瞥了一眼，看到妈妈已经在电视机前睡着了。她刚结束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的工作，正在打盹。我进去拿起沙发背上的毯子给她盖上，调低了电视音量，而后赶紧离开了家。

\* \* \*

“我给你留了一个康沃尔馅饼，还有一包薯片，”我一进门，我的主管赛琳娜就对我说，“都放在后面了。”

我说：“你最好了。”她笑了笑。

“别忘了吃。”

我径直走到商店后面，进了库房。高大的货架从地板一直通到天花板，边上立着冰箱和冰柜，里面装满了库存商品。后面有一道卷帘门，货车送货时就停在那里。角落里摆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以及一个带有水槽、微波炉和水壶的很小的流理台。还有一扇门通向小厕所。这就是仓库的全貌，没什么值得称道之处。我把馅饼放进微波炉里加热，打开了那包薯片。这是我这份工作的好处之一。无论何时都有一些

食物被浪费，员工可以随意拿那些没人买的临期食品。通常晚餐时间我妈不是在上上班，就是在睡觉，这样对我来说很方便，尤其是在我没时间做饭的时候。

我将晚餐狼吞虎咽了个精光，灌了一杯水，随即开始今天的打工。我回到商店，挨个检查哪些商品供应不足，而后返回仓库拿需要补的货。我把耳机关机后收了起来，驾轻就熟地开着叉车从货架取下存货，然后我开始擦拭冰箱和冰柜。四个小时的打工时间很快结束，晚上十点一到，赛琳娜便立刻开始锁门，关上店铺。随后我护送她回家。她就住在这一排小商店的正对面，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想让她独自走夜路。

见她平安走进家门，我立马转身走向一旁的小巷，抄近路回家，我拉上兜帽，快步穿过那条黑暗的巷子。

“嘖、嘖、嘖，看样子我抓到了一只海纳姆的耗子。”

有人猛拽了一下我的卫衣，将我一把拉了回去。

算他们倒霉，因为此时，我已经蓄势待发了。不过，我任由他拉住我，因为我也认出了那道声音。如果他认为自己能从我这里讨到什么便宜，那可就大错特错。

他喋喋不休地说了好一会儿，终于停下来喘了一口气。先前他说话时，我趁机把手探进了口袋里，现在是时候吓一吓他了。

“米洛，”我轻而易举地挣开了他的手，反手紧紧抓住他，使得他完全无法动弹，然后我用刀抵住他的喉咙，刀锋压在他的皮肤上，“跟小红打个招呼吧。”

不出所料，米洛立刻安静了下来。他是利维最好的朋友，他以为自己能在我这里占上风，但他对我一无所知。“告诉我，你来这里干什么？噢，等等。我知道了，”我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继续道，“你是来买叶子的？我没说错吧？还

是说你的药丸吃完了？我们不配跟你站在一起，但卖药给你们我们就配了，是吧？”

“谁、谁是‘小红’？”他结结巴巴道。

我把刀从米洛的脖子上拿开，举了起来。“小红。”这是我第一次拿到这把红刃小刀时，塔莉娅开玩笑为它取的名字，但我并不打算浪费时间跟他解释这些。而且它有些卡住了。

并不是我真心想想要随身携带一把刀，但在海纳姆这个地方，再小心都不为过。而且想想有多少人随身携带着刀具？这么说吧，如果有人举着刀向你走来，你可不想毫无防备、保护不了自己吧。

事情总是如此。别误会我的意思，海纳姆并不是滋生犯罪的温床。但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是十分明智的。

“快跑吧。我可不想让你在这条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的小巷子里出点什么事儿。”我在他耳边轻柔道，察觉到 he 一阵瑟缩，离我远了一点，不由感到一阵心满意足。我松开了他，随即他一溜烟就不见了踪影。

真希望我和米洛的小小互动能传进利维耳朵里。算是一个警告吧，让他不要来招惹我。

我小心翼翼地把刀收了起来，把双手埋进连帽卫衣口袋里取暖，朝我家的方向走去。

### 第三章

亚瑟

我瞥了一眼后视镜，打开右转灯，进入阿尔斯通高中的场地。跟在我车后面的是一辆面包车，车上载着足球队的其他队员。随后，我跟着导航驶向学生停车场的方向，面包车则开进了游客停车场。

按理来说，我也应该停在游客停车场，不过我碰巧得知，那位十八岁的足球队长将他那辆超级昂贵、招摇惹眼的豪车停在了学生停车场里，占了距离学校大门最近的最佳位置，且所有人都不许把车停在他的车旁边，防止有不长眼的剐蹭他的爱车。

我正打算好好利用这件事。

我驶入利维那辆车驾驶座一侧的停车位，停车时特意将车头停歪，确保如果我不挪车的话，他就没位置打开车门。

“亚瑟，说真的，你确定非要这么做吗？”塔莉娅爬过中控台，我搭把手帮她从车里出来，因为拜我精湛的停车技术所赐，她没法从副驾驶那一侧的车门出来了。她一下车，我就把自己的座椅往前倾斜，方便丹尼从后座爬出来。

“他当然得这么做。顺便告诉你一声，回去的时候我要坐副驾，我的大长腿在后座无处安放。”丹尼舒展了一下自己的筋骨，发出一声呻吟。

塔莉娅扬了扬眉。“到时候就知道了。”

“也许你可以想办法说服我.....”

我把他们留在原地继续玩他们的调情游戏后，走到车后打开后备箱拿出我和丹尼的健身包，随即锁上了车。我脑子里全是这场比赛——以后还有的是机会惹毛利维。现在，我必须确保赢下这场比赛。

“来吧，我们还有一场比赛要赢呢。”我朝游客停车场走去，与其他队员以及两名教工会合。他俩是来监督我们的，其中一位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马修斯（“叫我戴夫！”），另一位则是海纳姆学院的董事会成员米克·肖，他曾经是一名半职业足球运动员。从去年开始，米克对我们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自己在阿森纳青年队以及作为半职业足球运动员期间所学会的技巧倾囊相授。

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客队更衣室，放好自己的背包，换上足球装备。这期间，戴夫与米克一直在喋喋不休，给予我们赛前最后的建议与鼓励。

比赛时间到了。

我们鱼贯进入足球场时，立即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沉重气氛。一般来说，我们两支队伍的比赛中往往充斥着火星撞地球般的针锋相对，但这一回不同以往。此刻，阿尔斯通的看台上站满身着黑绿配色衣服的球迷，那是他们队服的颜色，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我们队的蓝白色。而这些球迷强烈要求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该死的，”丹尼朝我小声嘀咕道，“群情激奋啊！”

我歪了歪脑袋，听着响彻体育场的连续不断的叫喊声、怒吼声。“是的，上一场比赛我们赢了，我猜他们肯定很生气。”

如果我必须说实话：上场比赛我们赢了，的确是得益于丹尼假摔并极力夸大自己的伤势，使得阿尔斯通的队员被红牌罚下场。而我那个决定性的点球则为我们锁定了胜局。我当时立马在利维面前嘚瑟了一番。

事情就是如此。我很清楚，换作是他，为了自己的球队能赢比赛，他同样也会这么做的。

两支队伍准备就绪，随即裁判举起了硬币。那双灰色的眼睛与我的对视，眼中风雨欲来，尽是挑衅之色。

你准备好输了吗，我做了个口型，利维回答着裁判的问题，目光仍然紧紧锁住我，下颌紧绷，拳头握紧了起来。

欠操吧你，十号。裁判掷出硬币时，利维也朝我做了个口型。

“正面。阿尔斯通高中开球。”裁判宣布道，成功打断了我与利维之间的眼神交锋。

站台上掀起一阵巨大的欢呼声，而在米洛碰到球那一瞬间，我很确信，我们完全弄错了策略。

观众想看阿尔斯通大杀四方，他们也正竭尽所能地争取比赛胜利。

对方队员一个恶意的铲球，丹尼摔倒在地，而裁判此时正被球场另一端的骚动吸引去了注意力。他们故意如此，以达到最大效果。我们的右边锋出离愤怒，对他们肮脏的战术提出了抗议，最终与对方一名队员发生了口角，也因此被红牌罚下场，退出了比赛。

失去了一名队员，我们的命运已然注定，半点机会都没了。

由于我在过分沮丧之下计算失误，铲球时铲倒了他们的一名队员，导致裁判罚了一个任意球，阿尔斯通因而得到了第一个进球的机会。

“我以为作为队长应该要以身作则？”利维从我身边经过时，在裁判的视野盲区用手肘捅了捅我，“要我教教你该怎么踢球吗？”

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忍住没有一拳狠狠砸到他那张洋洋

得意的脸上。我遏制住自己的冲动，因为我知道他故意扰乱我的思绪，好让我情绪失控，最后被罚下场。“去你妈的，七号，”我咆哮道，“别挡我的路！”

阿尔斯通以不可阻挡之势进球得分，观众随即陷入一片疯狂。我看出来我的队友们已经被严重影响了。从比赛一开始我们就身陷图吾，接着每次冲撞对我们来说都不过是棺材板上的一颗新钉子，把我们钉死。

最后，阿尔斯通校队不仅赢下了比赛，还以4:0的比分完虐了我们。

比赛结束后，我们在全场的嘘声和嘲笑声中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球场，还被戴夫和米克狠狠训斥了一顿。我们活该。我们在比赛时全面崩盘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但作为队长，我被批得最狠。

我的情绪仍然十分低落，强撑着给大家加油打气，试图鼓舞大家的斗志，但失败得彻彻底底，没有任何效果。因为对于这场输球，所有人都感到无比难过和失落。我送队友们坐上了面包车，我跟丹尼一起站在停车场边上，等塔莉娅。

“嗯，今天我们踢得像坨狗屎。”丹尼一边踢着地面，一边嘀咕道。

“没错。”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

塔莉娅从教学楼拐角处出现，立时给了我一个拥抱，随即又抱住了丹尼。这一次，丹尼甚至没有试图约她出去，由此可见他现在有多么沮丧。塔莉娅立刻意识到了，越过丹尼的肩膀瞥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后退了几步，塔莉娅便弯起嘴角，露出一个浅笑。

她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盯着丹尼说：“你今天不打算约我出去吗？”

他摇了摇头。

“那可就太遗憾了，因为这回我在考虑要不要答应你呢。”

“什么？”突然，丹尼像是换了个人格似的，“现在吗？那我们走吧。”他握住塔莉娅的手，拉着她朝马路的方向走去。她含着笑意跟他一起走了。

丹尼顿住脚步，转过身来，对我说：“我能——”

“快去吧，”我说道，“等会儿有空给我发短信。”我脚步一转，朝我的车走去。在这种时刻，他们不需要我在场，而我也只想独处一会儿，独自舔舐自己的伤口。

我都忘了我是怎么停车的。

利维正等着我，脸上交织着冷漠与愤怒。“现在，把你这辆该死的车挪开。”

我昂首阔步地径直走到他面前，挺胸撞向了他的胸口，心底苦苦压抑着的失望与愤怒立时喷涌而出。“不。”

“挪开。”

“不、挪！”

他龇牙咧嘴，愤怒地咆哮了一声，而我爱极了他的反应。这个混蛋就快溃不成军了。

“你敢跟我在‘碗’里打一架吗？还是说你在害怕？”

“你才是那个输家，无论是在球场上还是球场下，”他啐了一口，咬牙切齿道，“你应该感到害怕。”

“是吗？”我倏地推了利维一把，把他压在我的车上，一只手掐住了他的喉咙。他的脉搏在我的钳制下有力地搏动着，但他并没有露出丝毫退缩之色。我倾身向前，压低声音，在他耳畔威胁道：“可我才是现在压着你的人。”

“你想多了。”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利维便挣脱了我的束缚，一把将我扭过身去，我被迫脸朝下地趴在了自己的车上。我的背部紧贴着他的胸膛，他的手像要惩罚似的，紧紧地扼住了我的咽喉。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语气中的愤怒不见了踪影，听上去几乎有几分愉悦。

我讨厌他。

不过，好在我还有很多绝招。我用从堂哥那里学到的一个十分滑溜的逃脱动作，向下用力扭了扭自己的身体，手臂便重获自由，而后反手以一个擒拿手的动作制住了他。

“我刚才说的是，”我加重了手上的力道，整个身躯压在他身上，他从喉咙里发出一阵低吼，急促的呼吸喷薄在我的侧脸上，“我才是现在压着你的人。”严格来说，我并没有把他“压倒”，但也可以这么打个比喻。

真的太有趣了。就像我无法忍受他一样，他也同样忍受不了我。于是他开始反抗我对他的欺凌。

我们相互搏斗，都想要占上风，而后他用脚勾住了我的脚踝，绊倒了我，让我四肢着地，重重地摔倒在了沥青地面上。

“把你的车挪开，马上！”他的脚踩在我的肋骨上，让我几乎无法呼吸。

我喘着粗气，就地一滚，从利维身边滚开，而后跳了起来。我猛地朝他扑去，带着他一起撞上了他的车。我们的头撞到了一起，我疼得皱着眉往后退了几步。看来事情没法善了了，我需要重新调整策略。

“行。去你妈的，七号。你为什么这么混蛋？”我朝他怒吼，他瞪着我。

“把你的车挪开，不然我就把你锁在停车场里，然后把你的车拖走——因为你非法停车了。你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吗？”

真是典型的阔少，仗着自己的家世背景为所欲为。

我转过身去，背对着他，从口袋里拽出车钥匙，迈步朝驾驶座的方向走去。我钻进驾驶座，启动引擎，倒车驶出了停车位，然后在利维身旁停了下车。利维仍盯着我，强壮而瘦削的身体紧绷着，就好像如果我想干别的事，他已经做好了随时采取行动的准备。我朝他竖起中指。“这件事没完。”说完，我驾车离开了停车场。

我在后视镜中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他双手抱头，沮丧地靠在车上滑了下去。

## 第四章

### 利维

“你看，在我们对海纳姆学院做出那样的事情之后，他们一直想报复回来，结果现在，‘好事成双’，我们又在足球场上战胜了他们。”我最好的朋友米洛操纵着PS5游戏手柄，接连

按下几个按钮，打出一套连招，他的游戏角色凌空飞跃，拳头有如雨点般落在我的游戏角色身上。

“你竟然又杀了我一遍？”我抱怨道，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游戏角色血槽清零。“我知道他们想报复，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米洛坐在电竞椅上前后晃动，这间娱乐室里一共有两把这种椅子。娱乐室是家里我最喜欢的地方：巨大的沙发，昏暗的灯光，我需要的游戏设备也一应俱全，还有一台带有环绕立体声的巨屏电视。而且这间房是隔音的，主要是为了我爸妈，他们并不想在家里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音箱轰鸣的巨响。

“至少他们没法闯进我们学校，那群蠢货连安检那一关都过不了。”米洛一边笃定地道，一边打开一局新的游戏。“我想试玩一下我们之前解锁的新竞技场。你要换个角色吗？”

“不换，我继续用这个。”我的注意力只有一半集中在与米洛的交谈上，另一半则正在想一些别的事情。

确切说，是一个别的人。我的克星——亚瑟·汉德森。他黑发黑眸、身躯线条清晰优美、肌肉漂亮得宛如雕刻作品，尽管鲜少打理，但仍然过分英俊。很明显，他也知道自己很帅，因为我每次见到他时，他永远是一张臭屁脸，让我忍不住想要一拳打过去。

“那个十号以为自己是谁？我真不敢相信他竟敢堵我的车。”我紧咬牙关道。我通常很少生气，但亚瑟轻而易举就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让我暴跳如雷。哪怕是现在，只要想到他那张脸，我都怒不可遏。

“他就是想让你心烦意乱，故意干扰你。忘记这回事就好。”米洛暂停了游戏。“想喝点东西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米洛已经爬了起来，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打哈欠，手指拢了下自己的黑发。他走向屋角的小冰箱，拿了两罐可乐回来。我

俩一起长大，他差不多就等于住在我家里。足球队里的大多数人以及他们的女朋友都是如此，包括米洛的女朋友凯蒂。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在一起快三个月了，是米洛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段感情。事实上.....我抬腕看了一眼表。大概二十分钟后，所有人会聚在我家里，开一个计划会议。

没错，计划会议。万圣节快到了，当天的庆祝方式早已确定——并不是由我决定的——我们需要遵循足球队的传统。一个去年十月才开始的传统。当时郡议会在帕顿公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万圣节活动，大家称之为“惊魂之夜”。其实就是一个大型露天游乐场，有音乐及各种娱乐活动，向周边地区的所有人开放。也包括海纳姆学院的学生，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好事。

去年这个时候，阿尔斯通高中校足球队的队长还是卡特，他与两个朋友在“惊魂之夜”组织了一个比赛。游戏的目标是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实施恶作剧，将证据上传到服务器上，由此决定赢家。他们还喜欢追着女孩们到处跑，把她们抓去参加活动后的私人派对，尽管我不知道这跟比赛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活动期间他们都会戴上《人类清除计划note》同款发光鬼脸面具，来隐藏自己的身份。而由于去年的比赛以及活动后的私人派对广受好评，今年足球队准备按照去年的流程再办一次。

也就是说，这件事落到了我身上，不过我把具体策划的工作交给了米洛和凯蒂，因为他们主动揽下了这个任务。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他们提出的建议表示赞同或否决。

“.....他太危险了，我觉得你应该离他远一点。”

“哈？”我眨了眨眼，思绪回到现在，“不好意思。我刚刚在想‘惊魂之夜’的事情，你刚才说了什么？”

米洛翻了个白眼，手上操作着游戏手柄。“我刚才说，你应该离亚瑟远一点——别激怒他。我知道你控制不住自己，但这

个人真的很危险。”

“危险，怎么说？”这时我的目光甚至没有在看屏幕，胡乱按了一通游戏手柄，我的游戏角色随之一个凌空飞踢KO了米洛的游戏角色。

“别告诉其他人，就是……”他深吸一口气，我放弃了游戏，注意力转到他身上，只见米洛把游戏手柄扔到一旁，一只手揉了揉自己的脸，“有天晚上我去海纳姆找贩子买叶子，开车路过一间商店时隔着窗户看到亚瑟在里面，然后我……操，太尴尬了。”

“快告诉我。”

他叹了口气，但随即点了点头。“好吧，就是，我当时在附近停了车，想着逗他一下应该挺好玩。他当时正在帮一个女人锁店门——我猜他可能是在那家商店打工——等那个女人离开了，亚瑟转身朝一条暗巷走去。我就偷偷跟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了他，但是他突然拔出一把刀威胁我！一把货真价实的、超级锋利的刀！他妈的哪个正常人会这么做，利维？”米洛声线变得嘶哑，轻微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仍然注意到了。显然，这件事让他有些后怕。“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当时我真的以为他会突然捅我一刀。那家伙是个疯子。”

“他用刀威胁你？”

“对。”

“你就不应该在一条昏暗的巷子里尾随他。”我冷静指出。

“哈？你为什么替他说话？我以为你会站在我这边。”米洛撇了撇嘴，摇了摇头。“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你究竟是真的讨厌他，还是这一切都是你俩之间欲拒还迎的调情前戏。”

“什么鬼？！”我触电似的向后缩了缩，把头向后靠在椅背

上。“为什么你一操！那也太一”

“好吧、好吧，我不是那个意思。”他斜瞟了我一眼，那眼神意思分明，显然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这番话。“只是.....你有点太执着于他了。”

“因为他是让我一切烦恼的源头。相信我，我只是想让他永远消失。在他当上海纳姆学院足球队队长之前，我的生活一帆风顺，而现在为了对付他，我每时每刻都感到紧张头疼。”

米洛伸直双腿，皱起了眉头道：“也许我们一开始不应该对他们的体育馆做那样的事情，对吧？”

“也许是吧，但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叹了一口气。“我们必须确保，无论他们采取任何形式的报复，我们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在门铃APP里点了下，给足球队其他成员开了门。“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接下来说说关于‘惊魂之夜’你的计划是什么。”

\* \* \*

两个小时过去，我越发坐立难安。自打米洛告诉我他与亚瑟之间的事，我心里便升起一股挥之不去的焦躁。

我站起身来，转向米洛，他正跟女朋友一起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我要出去一会儿。走的时候记得锁门？”

他点了点头，很庆幸他没有问我出去干什么。他有我家的钥匙，也知道家里的所有密码，即使我不在家时他也会待在这里。这很正常，我俩的父母是关系很好的朋友，而且我父母

总是让他多来家里玩（对我的其他朋友也是如此），家里总是屯着很多零食，来满足我们这些大胃王。我想这些能让他们在忙于工作、留我独自在家时，心里好受一点。

我快步走出娱乐室，免得被人拦住。我穿过房子来到车库，而后停下脚步，思考了一会儿。我的迈凯伦在海纳姆太招摇了，于是我偷偷拿了我爸那辆黑色路虎揽胜的车钥匙。这辆车我爸几乎没开过，起码它不是橘色的，可以悄无声息融入夜色之中。

随即，我开车驶向海纳姆。

我脑海中没有什么成形的计划，但搜集敌人的情报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而且我还可以警告他离米洛远一点。我知道米洛的麻叶贩子住在哪儿，我跟他一起去过很多次，因此我大概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商店。但我没有继续问他更多细节。这会引起他的怀疑，因为他已经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法：我执着于亚瑟……太糟糕了。

我把车停在一排小商店前的其中一个停车位上，坐着等了几分钟。大部分商店都关门熄灯了，只有最左边有一家中餐外卖店还在营业，而在我的正前方是一家小小的便利店。

一道身影出现在排排货架之间，我见状下了车。

我走了五步，便到了商店门口。我进门之前先观察了一番商店里面的布局，收银台在左边，后面坐着一个扎着深棕色马尾的漂亮女人。亚瑟背对着我，正伸手将货物放在高高的架子上。他身上那条褪色的破洞牛仔裤完美包裹着他的双腿，紧过头的Polo衫被结实的背肌撑爆，显出强壮的肌肉轮廓。像往常一样，他的头发乱糟糟的，脑后和两鬓剪得很短。他没有听说过定型产品？或者用刷子梳一梳？

身后有人清了清嗓子，我吓了一跳，这才意识到我盯着亚瑟看的时候挡住了商店门。“抱歉，伙计。”我往旁边让了让，

让那个少年进去，然后继续观察这间商店。亚瑟完成了往货架上补货的工作，而后蹲下去，系他那双破耐克鞋散开的鞋带，接着直起身子，朝商店后面走去。那里有一扇门，大概是通向库房的。

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尽管我还没有成形的计划，但我需要与亚瑟面对面对峙，激怒他，让他那双棕色的眼睛里闪烁愤怒，燃起熊熊火光。

他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激怒我，那我也得如数奉还，这样才算公平。

我走进商店，在货架之间走来走去，幸亏那个少年吸引了收银台后面那个女人的注意力，他想买一瓶两升装的苹果酒，但显然他还未成年。

亚瑟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后门，我飞快走到过道尽头，跟在他身后。

“十号。”我欺身压上了他的背，两条手臂撑在他身体两侧的货架上，把他锁在这方寸之间。

他低咒一声，手里拿着的箱子砸到了地上，全身僵硬。“你跟踪我？”他声音中的愤怒清晰可辨。

我倾身向前，嘴唇挨在他耳边。须后水的味道立刻入侵我的感官，是一股淡淡的木质香味。“你还用了须后水，为了谁？”

妈的。这根本不是我想说的话，完全不是。

“你想知道吗？”他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沙哑，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否则没法解释我的反应。

“是的，我想知道。”我的唇瓣拂过他的耳畔，在落针可闻般

的寂静中，他急促的吸气声清晰可闻。

我的呼吸也越发急促而沉重，我只好强迫自己向后退了一步，两条手臂自然垂落在身体两侧。这一动，便打破了刚刚那股莫名的张力。亚瑟扭过身来，眼中燃起了熊熊怒火。“你他妈来这里干什么，跟踪我到打工的地方？我可承受不起失去这份工作的代价，混蛋。”

他愤怒的双眸下潜藏着忧虑，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这样的神情，不禁大吃一惊，心里某个念头动摇了。我再次后退一步，举起双手。“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让你被炒鱿鱼的，放松一点。”

“在你身边我还敢放松？你他妈就是一条毒蛇，总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突然发动攻击。”

我反唇相讥道：“是吗？我要是一条蛇的话，那你是什么？”

他用牙齿咬住嘴唇，似乎在思索，我不得不用尽意志力才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那我就是一条比你更大的蛇，”他终于开口，“所以你最好小心点。无论你想要什么花招，笑到最后的人都会是我。”

“为什么你要用刀威胁我最好的朋友？”我终于问出了最初想问的问题，一想起他的所作所为，我的心底便腾起一股怒火。米洛在夜晚昏暗的巷子里尾随亚瑟，确实有些鲁莽欠妥，但这并不是亚瑟动刀的理由。怒火在胸腔之中愈演愈烈，几近沸腾。我握紧拳头，下巴紧绷。“你差点伤到他了，而且随身携带管制刀具是不合法的！”

“我没在附近看到警察的影子。还有，既然你对我的刀这么感兴趣……”他飞快上前，在我来不及反应的时候拽我进了仓库。他一把将我推搡到墙上，小臂压在我的胸膛上，另一只手摸索着，下一秒，一把刀抵在我的脸上，很长，刀刃血红，闪着邪恶的光。“它叫小红。”

这他妈是什么鬼？我完全不敢动弹。亚瑟这人变幻无常，我可不想在他拿着刀的时候挑衅他。

我竭力维持声音镇静，让自己听上去不再愤怒。“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到底做什么了？”他听上去并没有生气，反而一派轻松，看上去几乎有些自得其乐。也许是因为在这一刻他占尽了上风。他松开按住我的那只手，放下刀，把它插进黑色皮质刀鞘，收回深深的口袋里，消失不见了。“是你来我打工的地方骚扰我的。”

“操。但.....无论怎么说，这只是我和你之间的事情。不要把我朋友牵扯进来，行吧？”

“你们来我们学校搞破坏的时候，每个人都参与了，记得吗？”他怒瞪着我，眼中怒火闪烁。“现在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他说的没错，我无从辩解，只好使出了仅剩的招数。“别动米洛，我就同意跟你在‘碗’里打一场，怎么样？”

亚瑟显然很惊愕，一时之间沉默了下来，随后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你认真的？”

“呃，是的。”他的笑容让我措手不及，只得努力集中思绪。我来这之前并没有这个打算，但现在已经没法反悔了。“没错，我会跟你打的。”

我会打败他。

在所有人面前，将他打得落花流水。

让他名声扫地。

然后，我就可以摆脱亚瑟·汉德森了。

The Purge, 2013年上映的美国恐怖电影，讲述美国政府将每年固定一天的12小时设定为“合法杀戮日”，放任公民烧杀抢掠以发泄不满，其中一些犯罪者会戴上面具行动。

## 第五章

### 利维

我懒洋洋地躺在娱乐室的沙发上，跟米洛、凯蒂，还有几个队员一起，时不时听一下米洛为“惊魂之夜”所需物品列出的清单。今年的庆祝活动将在万圣节前一天举行，据米洛所说，人们将这个日子称为“恶魔之夜”，美国部分地区会庆祝这一天。他用“混乱”这个词形容这一天。

听起来很适合我们的“惊魂之夜”恶作剧游戏。

我的手机振动了一下。

一条新消息。

我点开APP，盯着那个消息提示，看清屏幕上的文字时不由皱起了眉。

未知号码：有人吗

“咔哒”一声，所有电源都熄灭了。

“利维！”

我听到了米洛的喊声，但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行动了，打开了手机上的手电筒。“电闸肯定被——”

突然，娱乐室的门被“砰砰”地砸响，我的话顿时卡在了喉咙里，接着是一声巨响，门被撞开了。借助手机发出的昏暗光线，我看到一群戴着兜帽的人涌了进来，下一刻，冷水从四面八方兜头喷来，立时浸透了我身上的衣服。周围传来阵阵叫喊声，我的朋友们也遭了殃。我扔下手机，朝最近的人影冲过去，把他们扑倒在地。

有人一脚踹中我的小腿，被我一把紧紧抓住，我抬起膝盖，去顶距离我最近的人任意我能够得到的身体部位。对方轻轻咒骂了一声，猛地退后，挣扎着想摆脱我，就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这就是我们遭到的报复。

这也就意味着，此时此刻，亚瑟就在这里的某个地方。

他们竟然敢来我家里袭击我？

有人打开了手机手电筒，视线中那些影子更加清晰。他们都戴着兜帽，但我现在能看清袭击者的脸了。

是亚瑟那个该死的好友丹尼。他朝我咧嘴一笑，目光看向我身后。“这家伙归你了。”他说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这话的意思，就被一只手拽起来，拽离了他身边，一道熟悉得刻骨铭心的嗓音在耳畔响起。

“想我了吗？”

“你犯了个巨大的错误！”我紧咬牙关嘶声道，灵活地扭动着

我的身体，挣脱开亚瑟的钳制。

“不，我可没有。这地方真不错，七号——虽然在黑暗里我也看不太清。也许你想去检查一下电闸，那样我们就可以开灯看清楚了。”

“我真他妈恨你。”我背抵着墙，他近得几乎贴在我的脸上。这不是第一次了。

“彼此彼此，相信我。”他用双臂困住我，就像我上次对他做的那样，不过这回我们的脸几乎贴在了一起，呼吸交错。微弱的光线下其它感官变得更加敏锐，他的呼吸声灌进我耳中，震耳欲聋。

“你们的报复也太没劲了吧？”我压低声音，扭过头，这时，他的胡茬刮到了我的下巴上。我们的脸居然碰到了一起。

不知为何，亚瑟似乎觉得这很有趣，忍笑忍得身躯轻颤。“没错，我想是这样的。”他一只手离开墙面，扣住我的下颌，指尖陷入肉里，拽着我的脑袋偏向一边。他的嘴唇贴在我耳边说：“太好玩了。下次见，七号。”

他压在我身上的重量蓦地撤离，半晌之后，一声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响起，他走了。

“妈的，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问题是对所有人问的，但米洛一人答道：“他们泼的不是水。”

“闻上去像是廉价龙舌兰酒，”另一个人说，“我们得开灯看看。”

没错，开灯。我走到先前扔掉手机的地方，捡起手机。“我马上回来。”我打开手机手电筒，照亮面前的路，径直穿过

房子，走到配电箱前，打开跳闸的开关。

供电一恢复，我便看见配电箱底下的墙上用胶带粘着一张纸条。皱巴巴的，像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前面写着一个数字“7”，后面则画了一颗心。我撕掉那张纸，咬紧牙关。

准备好迎接你人生的硬仗吧。

准备好输给我。

亚瑟

我叹了一口气，无精打采地沿着墙滑下去，手指描摹过他名字的痕迹，随即将那张纸揉成一团，扔到地上。我站直身子，走了没两步又转头回来，捡起地上的纸团，展开弄平，小心翼翼地对折收了起来，放进我的口袋里。

我回到娱乐室，终于看清了眼前的场景。脚下似乎踩到了某种坚硬的塑料制品，我低头一看，地上躺着一把被随手丢弃的水枪。我弯腰把它捡起来，一举起来就闻到里面酒精的臭味。

“他们闯进我家，用装满廉价龙舌兰的水枪喷我们？”

米洛与我对视，脸上充斥着不可置信之色，说：“看上去是这样。”

我感到有些失望。我们可是破坏了他们学校的体育馆，还弄脏了他们的制服，他们所谓的报复就是如此小儿科的把戏？

“也许他们还干了别的事情。我们得检查一下其他房间。”我

语气中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希冀，从余光中，我看到凯蒂闻言挑了挑眉。

我们总共有六个人，分别检查了房子的各个角落，但事实证明，的确没有别的不对劲之处。我甚至检查了车库，毕竟我知道亚瑟有多喜欢我的车，尽管他表面上装作不屑一顾，却频频投去欣赏的目光——但看上去一切正常，跟我停车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重新回到娱乐室，我打开控制家里安全摄像头的APP。只有家里没人时，那些安全摄像头才会打开，但门铃摄像头安装在一个传感器上，无论何时，只要监控到有移动痕迹，便会自动录像。

我打开监控，看到一个蒙面人出现在摄像头的拍摄范围内，正不断走近。那人在门前站定，拉下脸上的兜帽，露出一头凌乱的黑发，那双棕色的眼睛里盈满笑意，朝摄像头竖起了中指，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王八蛋！

我将这段录像保存下来，环顾了一番娱乐室。到处都是龙舌兰酒，墙上、地板上、家具上以及电视上都是。

“你打算跟你爸妈说这件事情吗？”球队前锋卡尔说着，朝房间里比了比。

“不。他们肯定会问一些我们不想回答的问题。我自己能解决。上次聚会之后，那些女孩儿们把香槟撒得到处都是。有人记得我们当时叫的那个家政服务的名字吗？”

“我记得。要我现在叫吗？”米洛已经拿出了手机。“是在网上订的。”

“叫吧，多谢。”我倒沙发上，感受到身下全是湿的，又立马直直弹了起来。“我真他妈讨厌那个混蛋。”

“你就自己骗自己吧。”米洛揶揄地勾起唇角，我怒瞪了他一眼，他朝我坏坏一笑。“想想咱们对他们做的事儿，这么一对比，他们可够怂的，球场下和球场上没什么区别，一群虚张声势的可怜虫。这事儿居然就这么简单结束了。”

我将手探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张纸条的一个角。我知道了。

这事儿还没完。

\* \* \*

一片漆黑之中，他的身躯滚烫而结实，紧紧压在我身上。他低下头时，胡茬蹭过我的脸颊。

“利维。”他嘴唇翕张，唤着我的名字，我浑身颤抖，两具身躯彼此紧贴的感觉令我立马硬了起来。

我呻吟了一声，后仰着头，把他拽向自己。他热烈回应我，嘴唇沿着我的咽喉一路下滑。操，我要吻他。我要品尝他的滋味。

他抬起头，视线与我的碰撞到一起，眼中炙热的温度让我热血沸腾。我是怎么抵挡他的魅力这么久的？

我扣住他的后脑勺，往下一按，缩短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寸距离。“十号。”

我猛地睁开眼，心跳如擂鼓。

这他妈是什么鬼？我看了眼手机，发现现在才凌晨四点钟。

我的鸡巴硬了。

我刚才梦到了亚瑟，然后我那该死的鸡巴硬了？

我咆哮了一声，两只手重重砸在床上，满是挫败之感。亚瑟亲自来折磨我还不够，还要入侵我的梦吗？以及，我他妈的为什么硬了？

我的双手未经允许，擅自伸进被子里，探进灰色短睡裤的裤缘。手指裹住性器时，我不由地呻吟了一声。我已经临近高潮边缘了。

我脑海中勾勒出性感而柔和的曼妙曲线，这是我通常的性幻想：一位性感火辣的深发女人不着寸缕地躺在我床上，张开腿准备好迎接我的操干。我紧紧握住自己的性器，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之中不可自拔，然而下一秒，幻想中的女人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亚瑟。

操！我不可能在想起自己最大的敌人时产生任何性快感。不、可、能！我松开自己硬得发疼的阴茎，收回手，沮丧地吸了一口气。

我怎么能任由他在我脑海中这么胡作非为呢？这甚至不是我梦到了一个男人的事——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一两次，也许我的性取向偶尔会由直变弯。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梦到的人是一亚瑟·汉德森！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这都糟糕透顶。

我感觉自己的脑袋一团浆糊，阴茎还硬着，心烦意乱得根本睡不着。我伸手去拿手机，打开网络浏览器，试图清空脑海中的一切。

好吧，我是这么打算的。

但我并没有这么做，而是打开了短信通知，找到停电之前收到的那条来自未知号码的信息。在我甚至没有完全意识到自

己在做什么之前，我的手指已经敲着键盘，回复了过去。

我：你一定会后悔你的所作所为的

我刚放下手机，短信提示音就几乎在同一时间响了起来。我心脏怦怦直跳，胡乱摸索着手机。

未知号码：你也睡不着吗？

未知号码：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会回我呢

我：你怎么得到我的电话号码的？

未知号码：你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可什么都有。你最好去改改

我：去死

未知号码：你喜欢我那封情书吗？

我攥紧拳头，手机壳几乎陷入皮肤。为什么亚瑟·汉德森隔着手机屏幕都能让我如此愤怒？我瞥了一眼书桌，他留给我的那张纸条就放在那儿。我早就应该把它扔进垃圾桶的。

我：重申一遍，去死

未知号码：你给我什么备注名？让我猜猜。肯定是一些毫无新意的东西。“十号”？或者比如“我的英雄”？那我就太荣幸了

那一瞬间，我对这家伙的厌恶越发强烈。

我：猜错了。我没存你的号码

这一次他很久才回复，且内容只有一个竖拇指的表情。

我心里升起一股失望，立时暗骂自己。他轻蔑地回了我一个大拇指，但我为什么要在乎？

我甚至没有反应过来自己在干什么，便打下一行字，点击发送键。

我：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我给你的备注是“手下败将”

然后我保存了他的号码。

不到一分钟，他就回复了。

手下败将：跟我想的一样没有新意

我：那你给我的备注是什么？

手下败将：你不会想知道的。所以你为什么现在还醒着？

这是一个我永远不可能如实回答的问题，还有，我为什么要躺在床上跟自己讨厌的人聊天？

我：跟你聊天太烦人了，我要睡了

手下败将：祝你梦到我在“碗”里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我：你想得美，梦到我打败你还差不多

手下败将：这种事也只有在你的梦里才有可能发生

我：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在所有人面前打败你了

手下败将：你这自欺欺人

我：\*你这是note

手下败将：语法警察滚一边去

除此之外他还发了三个中指，我也回敬他三个中指，而后将手机放回床头柜上。这场聊天早就应该结束了。

屏幕上跳出一条新消息。我哀叹了一声，将手机倾斜着朝向我，以便看清消息内容。

手下败将：做个好梦，7

那晚我再也没有睡着过。

英语人士在信息聊天时用星号（\*）表示更正。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